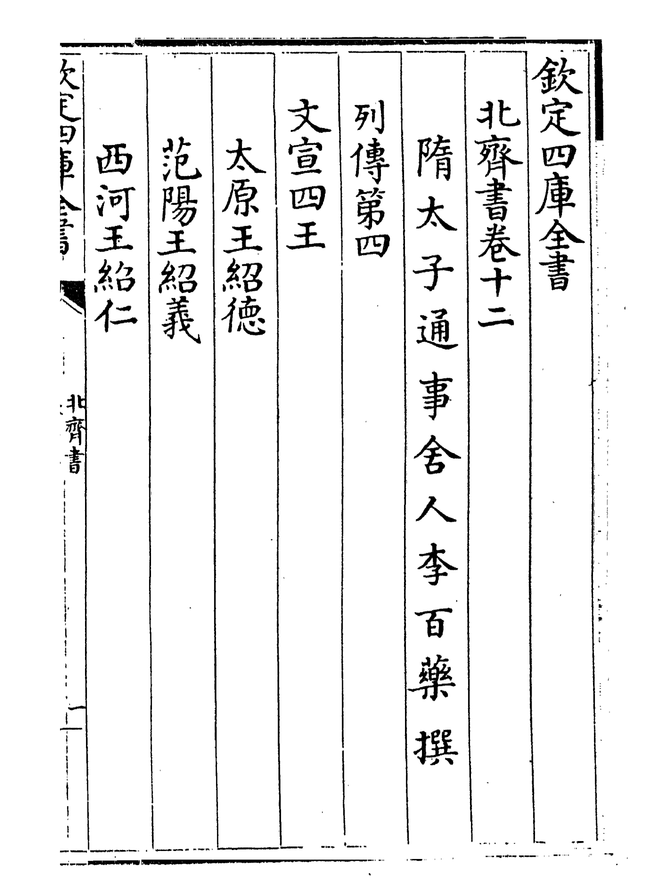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北齊書卷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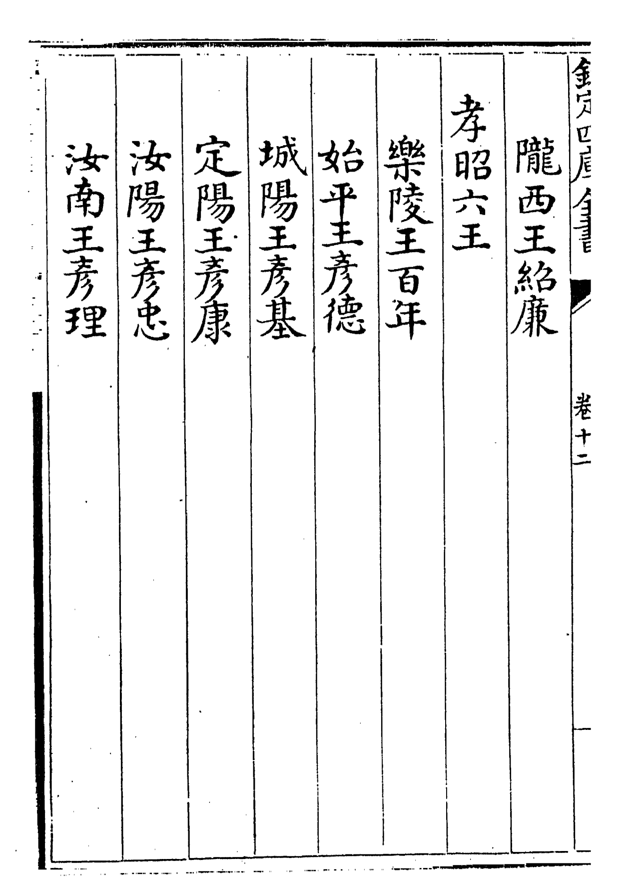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康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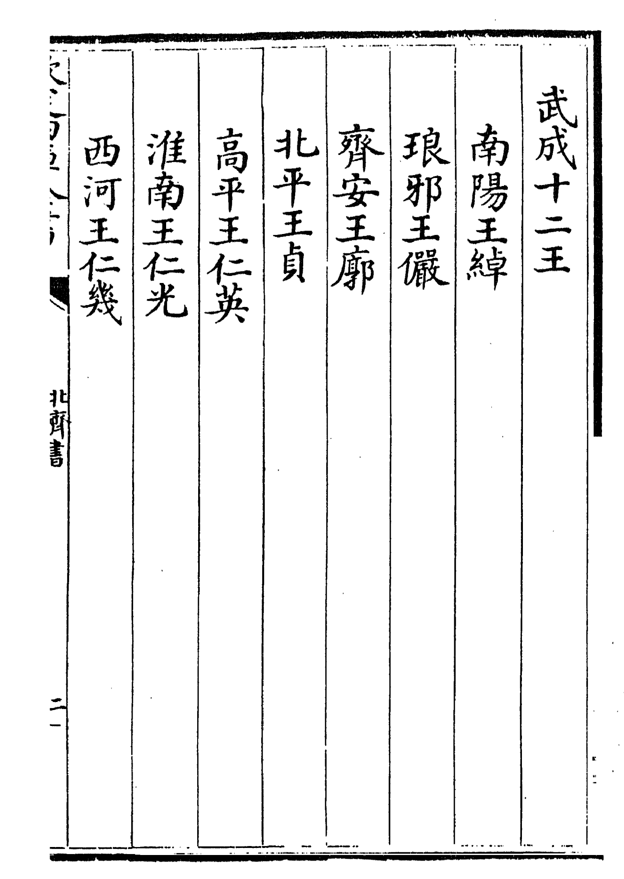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陽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顔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

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来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為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内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尅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

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馬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

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讐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

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虚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

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馬性麤暴
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
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
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
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
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宫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為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横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勑字德胄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名自知不免

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内衆竊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紹德詔以襄

成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中卒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與汝南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

王仁光西河王仁幾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陽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第二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兾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

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恣情彊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鏁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蝎一㪷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呌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主寵拜大將軍

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搤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齊亡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勑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

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録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寖絶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宫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勑赤棒

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勑令騂車傳
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
父皆拜馬帝幸并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
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
三子别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之下泣舍師羅不問
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
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
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不足儼常患

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悞何能率左
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有廢立
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
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
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蹔對
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
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
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

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疆説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閉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勑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勑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

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

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
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
安德二王適從西来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疆曰人
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彦止八十人今
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縁更見家家無
縁永别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
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
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

手即亂斮謗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寛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

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
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
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
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虵長數丈回旋失
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宫内食必自嘗之陸令
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
殆非人臣自專殺以来常懐恐懼宜早為計何洪珍與
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轝密迎祖珽問之珽

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
右衛大將軍趙元倡誘執儼元倡曰臣昔事先帝日見
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倡為豫州刺史九
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
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
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
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
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

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為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録尚書

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河西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

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為光州貞為青州仁英為冀州仁儉為膠州仁直為濟州刺史自廓以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

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閒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為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

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為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齊書卷十二

北齊書卷十二考證

汝陽王彥忠○陽監本譌南 臣荃按孝昭六王已有汝南王彥理無一郡並封二王之事從北史改

范陽王紹義傳前卒長趙穆○北史卒長作長史

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琬當作琬孝琬封隆之之弟子也

樂陵王百年傳或言太原王紹德○舊本紹譌昭從南監本改

琅邪王儼傳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臣範按前

南陽王綽傳云綽兄弟呼父為兄兄後主乃儼兄不

知何亦同此稱

北齊書卷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齊書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沈一諤

北齊書卷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子勱

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禄

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户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高祖將謀内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為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

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黄鉞左丞相太師録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為王配饗高祖廟廷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於宫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歳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

敾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敾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敾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敾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敾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敾相見敾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日敾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輙流涕歔欷十歲喪母高祖親送敾至領軍府為敾發喪舉聲殞絕哀感

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慇懃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象長齋至于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卧起日夜説喻之并勑左右不聽進水雖絶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㪚同案其見愍惜如此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壯將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㪚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為之憫

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
禪進封爵為南趙郡王邑一千二百戶遷散騎常侍叡
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為
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
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儁所部大治稱為良
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
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
勞苦而定州先有氷室每歲藏氷長史宋欽道以叡冒

犯暑熱遂遣舉氷倍道追送正直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氷者至咸謂得氷一時之要敾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温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氷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悦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饑病多致僵殞敾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水草即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頼以全者十三

四焉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八年徵叡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黄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内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鍫鍤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叡朝於行宮仍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叡侍中

攝大都督府長史㪚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由来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以来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得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建初行幷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奉迎世祖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别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

狄之功封潁川郡公復拜尚書令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叡父琛假黄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録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并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叡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叡久典朝政清真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

其意世祖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
元文遥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内任并入奏太后
因出士開為兖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
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内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
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宜苦違
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
非吾志也況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
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

切太后令酌酒賜㪷㪷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其夜㪷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床以臂壓㪷良久遂失所在㪷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為太后所殺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㪷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横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㪷曰吾上不

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𡚁執之彌固
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
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寃惜之朞年後
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諡馬子瑩信嗣歷散騎常侍儀
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
行起終於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中尚
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
都督封陳留王諡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畧高祖從父弟也父𦐇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謚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於别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

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為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時尒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

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
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
僚屬論者以為美尋都監典書復為侍學除使持節六
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
詣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
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
疾衣不鮮帶及遭喪哀毁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
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和初世宗

入總朝政岳出為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
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為朝野
畏服及出為藩百姓望風讋憚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
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
療疾瘳復令赴職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共
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兼閒遣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
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為掎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討
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

胡貴孫其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别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思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筭城不没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尅城獲思政等以功别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為已功故賞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

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
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為周軍所逼遣使告
急且請援冬詔岳為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
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荆州陷因略地南至郢
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法和仍剋郢州岳先送法和於
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
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

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歸彦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彦内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彦為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彦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彦奏帝曰清河造宅僣擬帝宮制為永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為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

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
切責之岳憂悖不知所為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為
賜鴆也朝野歎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
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事太宰太傅
定州刺史假黄鉞給轀輬車賵物二千段謚曰昭武初
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千餘領
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
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

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
辈遺表謝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
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譖曰清河
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間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
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
子勱嗣
勱字敬德夙智早成為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
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

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勱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内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為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太后從玉門道還京師勑勱統領兵馬侍衛太后時佞幸閹寺猶行暴虐民間鷄猪悉放鷹犬搏噬取之勱收儀同三司苟子溢狥軍欲行大戮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

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勱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衂今西寇已次并州達官多悉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卒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同疾惡返為此言豈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鬬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勱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

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退梵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汙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跗萼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

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貞心
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
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
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
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
未足論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
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赫赫清

河于以經國求路小疵非為敗德

北齊書卷十三

北齊書卷十三考證

趙郡王琛傳謚曰貞平○北史無平字

清河王岳傳時年四十四○北史作三十四

北齊書卷十三考證

北齊書卷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為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録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昌平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

爵為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為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産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為濟州仍以監公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永樂卒於州

贈太師太尉録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恩以第二子孝緒為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歐擊行路時人皆呼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兇暴横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鬬為事文宣並收掩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為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

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寛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

上洛郡王歴位司空太傅薨於官子元海累遷散騎常

侍願處山林脩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

絶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

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

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

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為皇太弟及踐

祚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厙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為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偽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鐘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為

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王先咨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别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筞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筞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筞也若不然

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靜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荅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勑執豐樂斬歸彦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悦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宫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内以

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
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
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為
和士開所譖被捶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説我以弟
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
智不為可使出為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
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
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

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鄭城將敗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為右僕射又説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為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為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悦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鵶羣宜

思好事故改名馬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敖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偽昵近凶狡踈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刼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擎鷹於西市駮龍得儀

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歊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隣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旣忝預皇枝實蒙殊奬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懐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為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

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厙狄士文馳之晉陽
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
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
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
因馳詣行宮吽已了帝大懽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
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
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剥焚之烹尚之於鄴
市令内參射其妃於宫内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

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為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

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驕妬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竝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為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濟南

自晉陽之鄴楊愔宣勑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隂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彦乃知之由是隂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彦歸彦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内歸彦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内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彦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

彦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鄴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徃處一坐盡傾歸彦既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以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彦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為歸彦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

和繕寫畫日仍勑門司不聽輙入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勑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勑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為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

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
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
仍竝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
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
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
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後城破
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鏁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
故歸彥曰使黄頟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

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馬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

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嘗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遊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為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為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黄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兖州刺史建國侯孫乂襲乂少謹武平末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卒

北齊書卷十四

北齊書卷十四考證

上洛王思宗○洛諡樂從本傳改

平秦王歸彦傳封長樂郡公○一本封字上有別字

北齊書卷十四考證